

卷十三

書名 群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
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

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卷之一

前集

易經

六經

學傳授之圖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羅源知縣徐珪校正

王同周王孫

丁寬

服生

施璧

孟喜

梁丘賀先事京房更

魯伯張禹趙贇

京房

梁丘賀先事京房更

梁丘賀先事京房更

徐廣史記音義

鄒誕生史記音釋

裴駙集解史記

許子儒注史記

劉伯莊史記音義

徐堅注史記

李鎮注史記義林二十卷

陳伯宣注史記

韓琬續史記一百三十卷

司馬正史記索隱

劉伯莊撰史記地名

張守節史記正義

竇群史記名臣疏

裴安時史記纂訓

衛颯史記要傳

張瑩史記正傳

譙周古史考

葛洪史記鈔

群書考索卷十二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三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正史門

訓導表賓校正

西漢類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又以為司馬遷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今此後篇慎覈其事齊整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論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數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波

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固字孟堅
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
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
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
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即為言圖讖事下
獄死固第起恐固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
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
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
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
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
謂武帝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則於秦項之列太
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紀經輯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
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記十二表八志十外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司
春秋考紀表志傳凡

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
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誦誦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
中護軍及憲敗固先自免官洛陽令种兢心術固因此捕繫固遂死獄
中。○班固非有漢群祀三十六篇議對十九篇則孟堅郊祀志何所攷
證而作也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大年紀五篇則孟堅十二帝紀何所
攷證而作也作董仲舒傳則知有仲舒繁露作劉向傳則知有說苑作
賈賈傳則知有陸賈新語固之條例有司馬遷作之於前而已放之於
後其所變者不過增八書耳。○史通云史記止太初其後劉向劉歆馮
商揚雄之徒撰續迄哀平建武中班彪以雄歆偽褒新室乃采摭作後
傳六十五篇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乃起高皇迄王莽十有二世三百三
十年為帝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卷史通云此固漢書全同
劉氏新書章帝初固坐竇氏事卒於獄書頗散亂帝詔其妹昭與馬
融等就東觀緝校今八表及天文志其所補也史通云乃待詔馬續所
作也而古今人物表尤不類本書漢服虔辭為音義又有晉灼臣瓚等

說蔡謨固附著之而唐顏籀為注范曄後漢書莊固著續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顏籀補志序云

紀

固述文景武宣諸贊皆記其政治制法之盛至贊高祖獨推其世系何也觀彪王命論未見運世無本功德可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即彪之辭按固之贊遂推堯運以見非遂原幸捷而得之所以杜亂臣賊子窺伺之意深矣史遷贊帝引三代史實文之編纂繼以秦不祚改漢興得天已接三代之正統循用亡秦之習遷贊之論也孟堅漢紀不書丞相除拜於死必書自申屠嘉既死之後而陶青等皆不書其有以歟○紀所以提萬事之綱孟堅於武宣二紀大抵纂述詔文及行幸為詳而治體所在幾缺不載武帝峻刑之主而紀無嚴酷之迹宣帝基漢世宦官外戚之禍而紀曾不記許史弘恭用事之因原孟堅之意正以見於刑法及外戚佞幸傳故不復重出

表

固之功臣表則有深意高祖約非有功不侯而景帝始亂之自高至文為一表自景至哀而一表以見家法之變自景帝始至外戚侯表則目之以恩澤明其倖僥而得之此固之得也○人物表離為九等第其高下樂王鮒從君者也而與於仲氏之列等祝鮀佞人也而列於君牙之次等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伯牛仲弓第一等士會范武子一人也以武子名則列於一等以士會名者則列為四等傳翼者李懼為國闢草萊者而謂之上智墨翟以辨商○或曰八表未具而固卒後人續之耳故人物表尤為不倫者非固之過雖然固未具八表而表之名固立之矣以漢人作漢史不因尚論古人物也不特此也貨殖傳自陶朱子貢而下皆列焉雖曰祖馬遷之遺躅而遷著作乃自陶唐以迄繼趾而同則述漢史耳班氏古今人表仰包億載列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若孔門達者顏冉殆廢至於他子難為等威今乃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牛弓在二等叔晉文之臣位也冉之僞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舞

陽居末斯並是非贅亂。固贅馬遷貶其叙唐虞以前之事然固表所載文禍乃雷乃以空名次於義黃之間夫以是責人良而已蹈之何也蓋人物表出於曹大家志所列非固責也

志

孟堅十志網羅詳矣而獨於兵缺為乃附見於刑法何哉反覆漢事而知之漢官凡稱尉者皆掌卒徒廷尉刑官也而亦以尉稱中尉兵官也刑獄之事實得同領豈古者兵刑同制之意乎。食貨志曰公孫洪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發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宜載諸刑法志而固於食貨志及之推固之意所以譏漢之用刑大抵與民爭利至刑法志乃曰孝武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多百姓負耗又曰今饑寒並至此刑之所以審也然則二志之文自相表裏蓋亦微而顯歟。班列儒者於九流正以不知儒故也漢儒祖叔孫通故漢輕儒後以公孫倪寬為儒班固謂儒於道最高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流並列已非矣八家皆儒之一偏一曲豈

得而並言哉。班固五行志每叙一災推一怪董仲舒京房之說前後

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遂乃雙載其文史通天人之交休咎之證焉

發則失警戒備省之助苟以五行傳為可盡用則又非格王正厥事之本惟書其事而不著其應此春秋之微意也。西漢一百

一十餘年日食乃至五十有三以文景之詔其日食乃至十有二焉班

固於他帝輒書其應於文景獨書其食而虛其應。班固地里全焉禹

貢蓋以水濟水徒有其煩昔春秋諸國賦討見意左氏所載錄其章名

如地里為書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班氏著志抵忤者多在

於五行無類尤甚今條其錯設定為四科四科之中疏為科目其第一

科曰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傳文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

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第二科

叙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日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

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他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

號詳畧無準第三科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日尚推前世全遺故實

二曰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准的無主四曰事行政用

配妖禍五曰但神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覆默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臆第四科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兼採左氏遺述甚多三曰彙舉舊事不知所出

傳

孟堅記傳惟儒林循吏酷吏等各以序冠於首其餘則無之至於王貢龔鮑傳首乃特為之序而以四皓鄭子真嚴君平等先之是殆表而出之意歟。不曰后妃傳而曰外戚傳志漢外戚之擅權也。元祐別。禮樂湮微漢世大缺也固則志之以為叔孫綿最循見於倥偬不暇給之初而賈董王吉之所建白乃委棄於治平無事之日則文帝宣武諸君不得不任其咎前後條列而抑揚實寓焉所以重禮文多缺之羞也。外戚預政漢世大變也固則傳之凡姻聯攀附悉皆紀錄以傷后族之強盛至若衛霍以軍功顯名史冊以功德自致焉奉世父子以才能居位罔不表見又從而為之辭則曰數子之外皆實錄以華富貴者聚

而用之此漢禍之所以日著而固之所以重傷也二者漢之大故不敢顯然以詔來世寄意悠遠而後之深於史者得以覽視焉。范曄譏周飾主闕不知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曲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田叔節士樂布一節季布豪俠相去遠甚夫以囚奴苟活之人而齒於視死如歸之士此華嶠所以得議其排死節而不正直也。孟堅贊王章曰不量輕重以陷刑戮贊何武王嘉又曰武嘉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班彪贊翟義曰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此所以不免范曄之譏也。漢三年酈生說高祖據敖倉及請說齊此一時事也班固合為一劄向則分而言之或者固欲省其文或者向欲條其事蓋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請據敖倉及請說齊皆生之謀也已何必泥其或分或合哉神爵中詔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此固所記也荀悅又以為五十斛或班荀聞見之殊或前後傳馬之誤皆未可知也學者觀之要當知其百石以下之俸皆宣帝一時所增而已烏可強

別其孰是孰非弘量仲舒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公孫以賢良舉見於武帝元光之後二子之傳悉之矣而武帝本紀又併於元年而言之固之意或以互見或畧言之亦未可知也學者要當知二子皆以賢良進又知武帝賢良之舉所得者二人亦足矣何必以先後而疑之哉至於封高廟功臣之後置武威酒泉之郡與夫主父偃嚴安徐樂之上書攷之於志驗之於紀又攷之於傳雖歲月之訛亦無害於理學者觀之能觀其意而畧其文可也○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出餘親其事迹尤異者其全入他部故博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為二錄至如元王受詩於楚至孫戊亡按其行事所載甚寡而能獨載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家國又別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代並編新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荆並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長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論過具體詞沒其義繁華而文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長奸詐而前漢史中皆言諸列傳不其然乎○漢書東方朔傳委曲煩碎不類諸篇且不述其亡沒歲時及子孫繼嗣正與司馬相如司馬遷楊雄傳相類尋其傳體必是情之自叙也但班氏脫畧故世莫知之○蘇子卿父建行事甚寡韋元成父孟德業稍多漢書編蘇氏之傳則先以蘇建標名列宰相之篇則不以韋孟冠首並其失也

張

公孫弘矯飾之詭行則實其釣名之言東方朔詖諧之詭談則詭為滑稽之雄此不激詭之體也蓋寬饒之事主被抗言而為狂瞽者也則以為邦之司直稱福之去官被抗節而從所好者也則以為尚有典刑此不和抗之體也相如之風雅而及於臨卭奔亡之事則以為淫靡之戒張禹之傳授而及於後堂聲色之樂則以為乖僻之箴此瞻而不識之體也賈誼政事之書載其萬言皆切於世事董生賢良之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之證也

遷固得失總論類

古之為史者舉其大綱而已堯舜二典是也其後為編年以序事如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至司馬遷始創紀表書傳之體焉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識其失古史之體當矣然遷固為可並言哉遷之學雖未諳感憤舛駁往往有之然二帝三王之統紀周秦楚漢之世變孔子孟子之所以異於諸子百家者於其書尤有考焉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後之為史者殆未易窺其涯涘也固特因遷之規模而足成之耳其纂定遷史諸篇漢初豪傑之所存尚未深究况於前此者乎司馬正索隱曰班氏書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為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夫史詩殘文斷句尤難究詳古今為注解者絕希此遷所以慨然發可為智者道之嘆也○王充著書既申班而屈馬張輔特論又劣固而優遷王充為處文義決固紀者詳觀者以為遷叙三千年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然則二書互有脩短張晏云十萬言其煩省之不難固有以知之也遷沒後亡龜策日者傳諸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人無虞舜見阮遂穿穴而去宣尼既殂門人雖

有若其言為鄙又其甚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執思商榷漢史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立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少帝非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后輔制故偕其歲月寄以編年而野鷄行事自具外戚○班固之譏馬遷也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著貧賤此其所蔽也又傳元之貶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畧事實此其所失也○史記十表意義洪深殆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本支也漢興以來諸侯世表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侯年表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以大事為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也以百世本支言之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之代皆出於黃帝可知矣周成王之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頊以下周武王以上有經而無緯止列世系而大治亂附焉則正嫡

旁支之繼統皆可知矣以天下大勢言之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縮王燕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弱亦畧相當也如高祖十二年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肥王齊高祖兄子濞王吳高祖子長王淮南高祖子建王燕高祖子如意王趙高祖子恢王梁高祖子友王淮陽高祖子恒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同姓甚強而異姓絕無而僅有也又以得失言之如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二則時之守典章符舊勲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緩孰急皆可知矣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三皆以匈奴封元鼎侯者十六以匈奴封元封侯者十七以東越甌駱南粵朝鮮西域封則時之用兵孰

多孰少皆可知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則時之分封諸侯子弟施行次第皆可知矣以君臣之職分言之如高帝元年大史記沛公為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史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親奉玉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為相國御史大夫位書周昌為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可知矣彼班氏作漢史苟欲自出機軸盡變子長之例分異姓王同姓王為兩表漢初親疏相錯之意不復見同姓諸侯王表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下諸表廢國經年緯之制徒列子孫世數是特諸家之譖謀耳天下大勢當世得失泯然莫可考何名為表哉太史公諸侯表秦楚之際月表此一時也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此又一時也至於以節目論之則高祖功臣年表與惠景間侯者表異矣惠景間侯者表與建元以來侯者表異矣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以亦有以矣彼班氏分諸侯王為兩表智不相近理固應爾至於王子

侯起於高祖則史家之常例也至於中分西漢諸帝之功臣以高惠高
后文為一卷景武昭宣成元為一卷特以卷秩重大折之耳別外戚恩
澤侯自為一卷雖頗有意然其所發明者亦狹矣百官公卿表上卷
官制沿革固有益於後世若下卷所謂表者削去大事不記則所書者
止於公卿拜罷月日而已并載九卿雖為繁碎猶非其大失也古今人
表以區區一人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聖賢愚智之等差其不知量亦
甚矣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有旨哉。太史公作秦楚之
際月表記其起事之人而不書元所以見當時自相雄長而無復君國
子民之實也及韓彭英盧張耳韓王信吳芮皆載於漢興以來諸侯表
所以著漢世之所封而明藩屏之義也孟堅不達其意乃取秦楚月表
自項羽封宰侯王之事併於異姓諸侯王表失之矣。太史公漢興諸
侯表於王之初立必書元年所以見其君國子民之實也於諸王朝京
師之際必書來朝所以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也孟堅於元年則不書於
來朝則又互書失其旨矣。太史公於高祖功臣侯者作一表惠景間

侯者作一表至建元以來諸侯復作一表極有深意觀高祖表繫以功
成者謂其以功而封爵也惠景間書侯而不書功謂其無功侯者多也
至建元以後多以軍功封亦不書功蓋謂武帝之功雖應本約乃邀功
生事之功而非創業比也孟堅分高惠高后文作一表景武昭宣元成
作一表而例以功臣名豈其旨哉。孟堅表序謂孝文時有弓高襄城
之封雖自外來本功臣後固至孝景始侯降者丞相周亞夫守約而爭
帝黜其義初開封賞之科世儒謂是表始於景帝以其有非功而侯者
也參以孟堅論觀之則作史之初誠有是意然非功而侯非特自景帝
始也太史公作惠景間表已嘗言之矣孟堅之言若此豈非以惠帝以
來無功而侯者已見於外戚恩澤表而不復再出歟夫太史公之意矣
。漢高帝授秦而興雖不能追復五帝三代之統業然立宗正官猶有
意乎明族屬也存三老職猶有意乎崇教化也念天下句句數歲而復
從賜爵赦罪宥辜罷兵歸農猶不忘乎民隱也衣衾棺槨加惠士伍猶
勤勤乎死生之數衛山閩越之就封猶知繼絕世也以大半祀孔子於

魯猶知尊先聖也刻印銷印聽不旋踵猶有從諫如流之美也令賈人毋得衣錦綉操兵乘馬猶知辨上下定民志之義也披田叔孟舒於侯藩而盡拜焉捐四十戶慰趙子弟而不以為惜則其恢洪磊落猶有帝王之度也十一年之詔招徠賢士大夫尊顯勸駕如恐弗及雖學焉而臣之義有未暇講而與我共安猶廢幾南山有臺之義也凡此皆班氏之所錄而太史氏之所闕也夫以高帝之興漢其宏綱大指固不專在是而四百年間君子懷其道小人樂其生或者此其為仁義公恕之實而太史氏或畧而弗錄或附見而不繫之一人之本何哉蓋究王迹之終始察人事之損益折中千有餘年之事變以俟後世聖人君子太史具焉而聖君明臣賢人哲士之令德雅行嘉言善論可以載之為世訓者此則猶有賴於記事之功而有傳也三代而上事之不錄者何限猶有考信於六藝使秦漢之軼事無所托以信於後世將使後世何從而知之乎班固之於史豈盡知之者哉而高帝之事獨因其鎮密之亡而得弗廢則有功於史亦多矣此遷固之史所以並傳也經以道法勝史

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表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遷固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特得仲尼遺意焉其一曰隱而草二曰直而寬三曰簡而明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庶煩也議救閔與之失秦伐韓圍閔與趙王不載焉具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具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沾背之耻不載焉具之王陵傳傳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具之匈奴傳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意乎遷論蘇秦稱其知過人不獨使蒙惡聲論北宮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不亦直而簡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戰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爾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翦盟上國也春秋書哀六年公會吳于郕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吳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非越區區於南

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因夷俗之名以赴故
君子即其自稱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
攜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廢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
之曰不知中國禮義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
簡而明乎因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
戚則必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
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而不
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自為王則曰號謚名而曰名之
則殺一等矣此同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同姓列侯而
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偽稱宗室而封之者也
非天子親自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
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
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防僭曰不亦微而切乎隱而章則後

人樂得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
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為
能為春秋繼而後之史無及焉若以是矣。或問張輔著班馬優劣論
云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是固不如遷也
荅曰不然按太史公書上起黃帝下盡周末年代雖存事迹殊畧至戰
國以下始有可觀然遷雖叙二千年事其間詳備者唯漢興七十餘載
而已其省也則如彼其煩也則如此求諸折中未見其宜班氏漢書全
取史記仍去其目者倉公華傳以為其事煩蕪不足編次故也若使遷
固異地而處撰成漢書將恐多言費辭有踰班氏安得以此而定其優
劣耶。兩難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
景緯無異必欲列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史記作天官書讀者竟忘其
誤班固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降迄有晉迄乎隋氏其篇倍
多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裨竈梓謹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
志之可也若乃丹雘素魄之經次黃道紫官之分野施於何代不可也

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後來繼述其流日廣
天文則星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梁任昉四部錄
鄭熙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近世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
勒成貳志前志已錄而舊志仍書篇目如舊煩互繼出凡撰志者當變
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
讐校之司所列書名惟取當時撰者習茲指則庶免譏嫌班固之志五
行每有叙一災推一咎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歆向之解父子不同遂乃
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者乎班固
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
取劉歆七畧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天文有志
何不為人形志乎藝文有志何不異方言志乎○司馬遷班固父子其
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
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機遷以為是非頗謬

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終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滿
劉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終身成名若李路仇
牧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
六國之罪人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罪人六國五伯之罪人四豪者又
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不容其誅也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甚矣固傷
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及刑謂下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
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群書考索卷十三

畢

前集